翠袖乾坤

文潔華

戀人歲語

電影《戀人歲語》片名自然使人想起羅蘭·巴特的書名《戀人絮語》，只是後者戀愛的譬喻更寬更廣，年齡亦不像電影般是個焦點。

看電影裡的莫妮卡·貝露琪和羅拔·迪尼路，油生不必要的感慨。莫妮卡·貝露琪曾如此顛倒眾生。記得二○○○年的電影《Malena》，她是如何演活了戰後苦守等候生死未卜的軍人丈夫回家的女人。「靚絕」的莫妮卡現年四十七歲，在電影中扮演四十一歲的女角看來經已是有點牽強了。她當然天生麗質，但又同時應驗了意大利女人不耐老的說法。

羅拔·迪尼路明年七十歲了，跟電影裡的角色恰如其分，輝煌的演藝生涯並沒有令他特別年輕。或許年齡如死亡一樣，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羅拔·迪尼路依然敬業樂業，但他可以再演多久，這連繫到有甚麼角色適合他的演出。不知道是否因為同樣的理由，真·赫曼（Gene Hackman）退休了。從前沒有想過演員會退休的，以為每個演員都會活到老、演到老，但真·赫曼毅然退休了，說因為再沒有人找他演戲。近年他當起出色的小說家來，說明了年紀跟生命力不一定成反比。

電影《戀人歲語》由三個愛慾的故事串連起來，寫老、中、青三個男人出乎意料被女人投懷送抱。從電影看來，反倒是青年人對愛情的未來最悲觀。愛是愛了，也愛得真切，正如電影裡愛神的呼籲，要愛得渾身是勁，膽戰心驚；但未來呢？不過是可以預料的生活角色與責任。倒是退休的迪尼路在飛來的驚艷裡夫子自道，說以為計劃了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章，但愛情譜上了跟年輕人無異的新頁。

古今談

范舉

黃金價格為甚麼看升？

最近的黃金價格，已經上升到了一千七百美元的水平。當前所有西方國家出現了巨大的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他們都在全力印發鈔票，沒有一種貨幣是值得信任的。所以，通貨膨脹勢在必行，而且是激烈的通貨膨脹，怎樣才可以保值？千萬不要太信任股票，股票再不能夠保值，因為世界陷入了經濟收縮，生意的成本不斷上升，利潤在減少，而且不少投資工具在違約，全世界金融投資市場動盪不安，所有的資金現在不是找尋增值機會，而是找尋避風塘。

最好的避風塘就是黃金。有不少金融專家進行分析，十年之後，黃金價格就會上升到二千五百美元一盎司。他們的理據是，根據世界黃金委員會的資料，截止到二○○九年，世界上總共開採的黃金量約為十六點五萬多噸，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一九五○年以來開採的。目前看來，所有較容易發現和開採的金礦已經接近尾聲，仍然有大約百分之三十的黃金沒有開採出來。既然物以稀為貴，保存黃金是最可靠的投資。

找尋黃金礦非常困難，金具有親硫性，常與硫化物如黃鐵礦、毒砂、方鉛礦、輝銻礦等密切共生；易與親硫的銀、鈀、鉑、銅、鎳、汞、鉍、銻、銠、銥形成金屬互化物。金具有親鐵性，隕鐵中含金比一般岩石高三個數量級。銅、銀多富集於硫化物相內；而金鉑多集中於金屬相。金在地核中的豐度為2.6ppm，地幔為5ppb，地殼為1.8ppb。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金進入地核。故地球發展早期階段形成的地殼其金的豐度較高，因而太古宙綠岩帶，尤其是鎂鐵質和超鎂鐵質火山岩組合，金的豐度高於地殼各類岩石。由於金在地殼中豐度很低，又具有親硫性、親銅性，親鐵性、高熔點等特性，而要形成工業礦床需要成千上萬倍的富集才可，規模巨大的金礦一般要經歷相當長的地質時期，多次成礦作用疊加才可能形成。這樣有點像賽馬會投注連贏位過三關，機會率非常微小。不過，太古宙綠岩帶的地質理論，為中國開拓了新的找尋黃金礦的新道路。

中國有機會找尋得到非常巨大的黃金礦。

琴台客聚

葉輝

登山臨水李君毅

年輕時當記者，星期日難得放假，總喜歡隨旅行隊登山臨水。早些時在嶺南大學協助劉克襄講授「新界風物書寫」課程，想起一位已故老人，於是翻開《甕中樹》，從中找到一些記憶——寫於一九八四年的《聲色山谷》這樣說：「老人一路上說個不停，他的聽覺不大好，說話時也把嗓門放大，聲音在山谷裡就格外響亮了。」記憶中的老人如在目前。

《走向山海深處》有此片段：「老人的聽覺有點毛病，跟他談話的時候，他聽得吃力，我也不大習慣幾乎把喉頭叫破……」老人在遠足時健步如飛，聲如洪鐘，「雖然他的耳朵已拒絕接收，但他的眼睛還在貪婪地看，嘴巴不停地向山和海呼喚，並且用雙腳走向山和海的深處。」

《遙看破邊洲》有此片段：「老人指着大壩外的一道崖壁說：『看，那是破邊洲，像被刀斧砍破開來的破邊洲。』」跟隨老人沿着大壩漫步，那道如被刀斧砍破的崖壁因移步而開，也因移步而合，那時，「老人說：那就是在某段時間裡空間的還原。」

文中的老人就是旅行家李君毅先生（一九一八至二○○九），他的旅行隊叫「山海之友」。話說他抗戰時赴成都修讀金陵大學新聞系，也慕名旁聽鄰校燕京大學的西洋文學課（由吳宓講授），此所以他的山水遊記寫得極有文采，筆鋒常帶感情，且兼顧地方風物——一九六一年為《中國學生周報》撰稿，一九六三年為地理雜誌《海光》撰文（一九七二年在《中周》選錄），俱名為「登山臨水」。

選輯了李君毅先生的遊記，供嶺大同學參考，皆因那些遊記兼顧風物之美與書寫之道，比如《蛤塘·梅子林·荔枝窩》一文，附有新界東北角「向陽旅行」路線圖，細說「背陽旅行」與「向陽旅行」。他說，要是「從青山屯門新墟起步，面走龍鼓灘、湧浪灣，然後東北返白泥、沙岡廟，去程背着太陽，回程也背着太陽」，故此稱為「背陽旅行」。

要是從大埔墟出發，「經汀角、大美督、涌背、烏蛟田、登大青山（吊燈籠）、下蛤塘、梅子林而至荔枝窩，又從荔枝窩西返分水拗（近「百年歸巢」）、谷埔、南涌，去程朝着太陽，回程也朝着太陽」，故此稱為「向陽旅行」。文中有此溫馨提示，「大美督起至鹿頸止慢行需七小時，需帶身份證」——那是由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乃偷渡高峰期，遠足期間，隨時有執法人員截查。

李君毅先生還告訴讀者，李長博在抗戰時期撰《中國地名研究》一文，「條列村鎮地名有：集、舖、屯、寨、營、埠、堡、店、村、莊、市」，未見「窩」字，若李長博到港，便可見到荔枝窩之外，「尚有梅窩、昂窩、蠻窩、長窩、蕉窩、龍窩、水窩、大窩、馬窩，還有橘子窩（即拔子窩）、白石窩、牛背窩、牛角窩、牛欄窩、楓樹窩……」

這些「窩」正是本土風物，李君毅先生說，就他遍歷諸「窩」的印象來說，「凡以『窩』字命名的村落（或家村），必四面（或三面）高聳而獨下陷，形似大雀巢或小雀巢……」或可略作補充，大埔尚有水浪窩、水窩，九龍尚有面目全非的大窩坪、大窩口，以及消失無蹤的窩仔村。

百家廊

郭梅

荻浦深澳記行

這些年，我們一起追過多少古鎮？在昆山千燈，我尋覓昆腔昆韻；在蘇州木瀆，我探訪西施遺跡；在紹興安昌，我追尋醃味臘貨的時間的味道和魯迅外婆家的蹤跡；在湖州荻港，我久久駐足於空空蕩蕩的古老理髮店的窗外，饒有興味地從各個角度拍攝下掛鳥籠、菜籃的掛鈎和外形頗似嬰幼兒立筒的木質錢箱；在富陽龍門，我愛上了鵝卵石鋪就的小巷子，也愛上了家家戶戶門前安安靜靜坐着做羽毛球拍的男人和女人們，甚至，那碗要價僅一元五毛錢的小餛飩，在記憶裡也似乎特別的清鮮；在海寧鹽官，我感慨小姐繡樓之幽暗閉鎖，並在王國維故居前拜服於大師的博大深湛；在義烏佛堂，我不顧語言略有障礙，認認真真地聽當地文化人講滿腹的故事，並盼望冬天去那裡品嚐他驕傲地反覆提及的美味羊肉；在慈溪鳴鶴，我嘆息着從正在辛苦工作的建築工人身邊踽踽走過，貪婪地將古鎮殘存的原貌收入眼底和心底；在江山廿八都，我喜歡上了保存完好的一件兩用的老傢具：椅子兼梯子，遐想着我也能擁有這樣一件方便實用的法寶，為了它，我甚至願意改變書房的裝修風格……

■保慶堂古戲台。 網上圖片

今春，第一次去桐廬的荻浦和深澳古鎮。行前，亦喜亦憂。喜的是又有機會離開鋼筋水泥的叢林，呼吸到熟悉的精神故鄉的空氣，但又隱隱擔憂它會不會也已經頗現代化，或者也像許多開發過度的古鎮那樣塗脂抹粉作村姑狀呢？

離開杭州市中心，車行不久便到了目的地。雖然並非楓葉荻花秋瑟瑟的季節，但從懶洋洋躺着的狗兒和竹竿晾曬的衣物中，依然能捕捉到幾分野趣和村居的懶散閒適。細雨迷濛，走在苔痕點點的石板路上，頗適意。手持相機，隨處可以捕捉絕佳的靜物小品鏡頭，比如牆腳的一叢野草閒花，或是黯淡灰敗的風火牆上微啟的小窗旁幾絲鮮亮的翠綠。而在小巷的拐角處，或隨便哪家的門框邊，停住腳步，請朋友代為留影，亦肯定是不錯的選擇。據說，陳逸飛等大導演都來這裡取過外景，倒也毫不奇怪。

木結構的民居，民國或者清末的，門環、門洞、天井、滌環、牛腿、花窗，乃至仰頭可見的天空的顏色和形狀，都再熟稔不過，早就深銘心版。有的人家天井裡種着絲瓜等攀援類的植物，撐出大大一爿綠蔭，陽光瀉下來，地面斑斑駁駁的，搖曳着俗常而生動鮮活的日子的氣息。印象最深的是深澳有一個江南非常罕見的供水系統，當地人介紹說是江南「坎兒井」——那是一個人工築成的完整水系，利用暗渠明溝使從遠處山上引來的泉水流經各家各戶。為了防止水質被污染，他們把水渠挖得很深，上面鋪上石板作為道路，並且每隔一定的距離就建一個渠口，以便村民下埠使用。當地人稱暗渠為澳，因澳深藏地下，深澳村便由此而得名，而取水所用的渠口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稱為澳口。據說，這個先進而實用的水系是劉伯溫當年住在這裡時設計建造的，確實可以媲美聞名遐邇的新疆坎兒井。

當然，不得不提一筆的還有，守護古鎮的絕大多數是老人，於是，蕩漾周遭的，是寧靜，蒼涼，寂寥，甚至，落寞、死寂。這當兒，我想起了在荻港，那條曾經熱鬧非凡的古街上，一路行去，安靜得出奇，幾乎家家戶戶都是鐵將軍把門。難得見到一戶有人的住家，當地朋友介紹說，主人是一位八十餘歲的老太太，兒女請了個年逾六旬的保姆照顧她。一旦老人家仙逝，老房子就肯定不會再有人居住。正唏噓間，忽聞樑上有燕聲呢喃，抬眼望去，三、四隻雛燕在巢中嗷嗷待哺，燕子夫婦穿梭餵食，忙得不亦樂乎。或許，牠們才是長街真正的主人？而荻浦、荻港，相似的，又豈只是地名？！

■深澳古鎮。 網上圖片

在荻浦，最讓我震撼的保慶堂古戲台。這是一座獨立的樓閣式建築，居中便是戲台，台高1.5米，面寬7.4米，進深10.2米。戲台半券棚前簷與兩支龍頭樑向外挑出，龍頭上方雕刻飛鳳，龍飛鳳舞，和諧吉祥。戲台兩側的東西甬道前後貫通，上方各設廂房，供演員化妝、換裝和存放道具之用。廂房前設小看台二座，有偏門與廂房相通。其中一座供樂隊使用，另一座則專供年長者看戲之用。而後台自然是演員們演出前的準備場所。整座戲台結構精巧均稱，牛腿、雀替等的工法，無不雕工精細，線條流暢，融實用與裝飾性於一體。

顯然，這裡曾培養了許多戲曲雛燕，也曾迎接不少大腕登台，或鐵嗓鋼喉響遏行雲，或鶯聲燕語低回軟糯，那台上的悲歡離合，映照出台下觀眾的心靈隱秘，宣洩了他們的喜怒哀樂，也撫慰了他們在塵世間的種種不如意。戲和戲台，是他們不可或缺的精神寄託。直到今天，江浙滬皖的鄉間還往往保存着逢年過節請來戲班子在古戲台上熱熱鬧鬧唱上幾齣好戲的習慣，老人做壽、寶貝慶滿月，要是少了戲班的絲絃鑼鼓之聲，便彷彿少了甚麼，缺滋寡味的。換言之，看戲，尤其是看越劇，曾經是，現在也依然是江南民間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娛樂方式。換言之，越劇和古戲台，是江南鄉間人們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園和精神圖騰。戲台和戲曲，折射了大社會、大人生、大哲理、大智慧，也即所謂「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

日色向晚，雨絲濛濛，我在耳畔彷彿千百年來繚繞不絕的鑼鼓歌吹之中，依依不捨地別了保慶堂，別了古戲台。

古鎮上堅守家園的老人們，無可挽回地一個弱一個了。不管他們的眼神是多麼的清澈從容而恬淡，不管他們的固守是多麼的堅定蒼涼而美麗，在不可能太久遠的將來，在他們一一駕鶴歸去之後，古鎮、古街——惟餘燕呢喃！此情成追憶，此心終惘然……

受邀而來，營造數日的鬧熱盈盈人心鼎沸。可是，這些湖州歷史上曾熠熠生輝的著名古鎮，或破敗寥落到幾乎不堪，或湮沒幾無人知。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南潯那在一定程度上令人不得不黯然無語的「熱鬧」和「嶄新」。而湖州以外的情形如何呢？杭州、寧波、紹興、金華、溫州，乃至省外的蘇州、無錫、常州、常熟，還有婺源、黟縣……試問，何處是例外？！

……

寧靜、素樸，尚藏在深閨識者不多的荻浦和深澳，我真的不知道，是該期盼你的舊貌換新顏，還是固守寂寥？

華美而內斂的保慶堂古戲台，我也真的不知道，是該盼望你的腳下每日人頭攢動摩肩接踵，還是始終燕語喃喃斜陽淒冷？

杜亦有道

阿杜

萬頃沙之憶

有文友提及番禺南沙區有新墾區萬頃沙鎮，是面對伶仃洋的漁米之鄉，不禁令阿杜掀起家鄉東莞萬頃沙之回憶。

萬頃沙是在番禺又在東莞出現？原來東莞和番禺是珠三角之鄰縣，珠江由東、西、北三江相匯後，經由伶仃洋口出海，此伶仃洋三角出海口一邊在番禺，另一邊在東莞，上游沖積下來之沙土每天堆積成一片片淺灘沙田。這些沙田沖積土年年面積不同，今年有水土田五千畝，明年也許只有三千畝，後年又可能增至九千畝。這些沙土田又稱為「水田」，無肯定面積難以劃地而賣，所以番禺和東莞兩邊都稱之為「萬頃沙」。番禺是由縣政府租給市橋幫，一些大地主分租給貧農耕種。東莞則列為縣方公產，劃出一幅幅水田給農戶競投，年租五百擔租六十畝。此沖積土能產出一千擔米是你的好氣運；若突然此年珠江水大，此幅水田能耕的只有三十畝，此農戶就虧了本。而每年這些競投之糧銀，由縣方一個叫「明倫堂」的公司管理，每年收益分給各鄉男丁，鼓勵鄉民入城讀書，以提高該縣之文化。公司訂好每戶男丁入小學，每年有十擔米獎勵；升中學有五十擔，能讀到上大學或中舉人、秀才，就每年獎一百到二百擔不等。這些是萬頃沙的公產，無人有異議，當然其中有人私相授受，也有上下其手之貪污，但此例清末民初東莞行之百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才取消，阿杜小時候幾兄弟每年都受過萬頃沙明倫堂不少好處。

稍長得知，萬頃沙區珠江口鹹淡水交界漁產特豐，許多農戶高價投得水田耕地，志不在水稻農產，而更多人在沖積地上挖塘及挖一個個「水戽」，用來養蝦、蟹、鵝、鴨及捕魚。這些半開放式之鹹淡水「水戽」，珠三角人稱之為「基圍」，著名之「基圍蝦」、「基圍蟹」就由此而來。所以萬頃沙區之漁民和農民是混合耕作經營，往往漁產的收入大過糧產。阿杜小時暑假回鄉度假最喜到基圍游泳捕蝦蟹，吃不完要做蝦米曬蝦乾，可是一九五一年人民公社化之後通通變成公社財產，萬頃沙變成只剩回憶了。

演藝蝶影

小蝶

戰況激烈的九月劇壇

上星期我在此欄提及很多舞台劇在九月上演。其實撰文時我正暗暗擔心，原因是我知道觀眾數量並不會因為選擇多了而大幅增加。那麼，一眾劇團怎樣去爭取有限的觀眾呢？是否像立法會選舉般各師各法爭奪票（票房）源？「戰況」會否激烈？「傷亡」會否慘重？未幾，已得悉有劇團在上演前約一星期仍只售出三成戲票，要以「買一送一」的手法招徠觀眾，其中一場的入座率因此超過九成。不過，即使每場入座率為百分百，實際上也只有五成收入。完場時，一名於九月導戲的資深劇場人向我表示其演出的門票早已售罄。他說：「每次演出這類劇都僥倖全院滿座。」真是強烈的對比。

撰此文當天，我收到一個劇團的短訊，表示票房只有兩成，願意以八折售票。三小時後，我收到另一劇團的來電，提醒我向他們領取評審戲票，因為售票網的門票全部售罄。我問他為何能在戰況慘烈中脫穎而出，答覆是：「我們用了半年時間作宣傳和售票。」

根據劇壇中人分析，九月中之前演出往往是冒險的，因為很多劇壇觀眾都是學生，正要重拾心情準備開學，而在暑假陪同子女遊學或旅遊回港的家長亦要花點時間重投本來的生活。教師是劇壇另一批重要支持者，在九月初亦忙着備課。今年九月上旬更湊巧遇上立法會選舉、數個載譽重演的劇目，再加上多個劇團不約而同地在同月演出，令到有些劇團大失預算。正如「半價銷票」的劇團所說，他們在意的不純是金錢上的損失，而是眾人花了那麼多心血和時間在排演之上，實在不想對着空椅演出。希望讀者可以抽空支持他們。

記憶後書

鄭政恆

禮儀師真假殺人事件

最近UA院線開拓CineHub，精選了一些電影作特別放映，十月有環球美食電影節和寶萊塢電影《追擊枕邊謎》。自從去年殺出《作死不離三兄弟》，香港觀眾對印度電影的關注急增，我個人期待CineHub可以不斷引入印度電影或亞洲電影，為觀眾提供新的選擇。

遠的不說了，我看了本月推出的《禮儀師真假殺人事件》（Bernie），影片由曾執導《情留半天》、《日落巴黎》的李察連卡特（Richard Linklater）導演，影片拍得很好，難怪在外國好評如潮。

本片表面上是黑色幽默電影，但形式上又相當寫實，由以演喜劇見稱的Jack Black飾演Bernie，十分成功，是可以問鼎影帝的演出。導演找回當地的多位居民，進行訪談，劇情與紀實的片段剪接在一起，變成一部半劇情半紀錄的電影。

影片的主題是法理與人情，片中人們所說以及我們所見的Bernie，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好基督徒，居民對他讚不絕口，他做了不少善事，作為喪禮的禮儀師，又給哀傷的人安慰。另一邊廂的惡老太婆卻是發財不立品的壞人，人見人憎，六親不認，沒有朋友。

好了，如果壞人殺了好人，我們希望繩之以法，但如果好人殺了壞人，怎麼辦呢？這是倫理學的問題，我也沒有答案。如果按照法理，就像片中的警探一樣，不用問了，殺人是大罪，按理要重罰，這是刑責的角度。另一個角度是人情，如果從人際關係、寬宏大量、個人情感出發，大體不會選擇重罰，有人甚至覺得Bernie「為民除害」，應該當場釋放。以上兩種看法，其實都沒有大錯特錯，只不過兩者有矛盾，罪與罰、恩與情，形成倫理抉擇上的張力。

至於結果如何呢，我當然不會說了，看電影吧。